



陈彦文集《活在秦岭南北》共分三辑。作者虽未给每一辑冠名,但就其内容大致可分为:第一辑谈创作,第二辑谈治学,第三辑谈游历。前后相互关照,相得益彰。

从第一篇始,心便随作者的笔触游走,感触着这一个“活”字的不同内涵——不是被动地活着,而是积极地生活、主动地活动、生龙活虎般的活跃。我们看到,作者于秦岭南北不断切换的,不仅是生活使然,也是身份、使命、理想追求的不断攀升。如同逆流的鱼儿,水流愈是湍急,能量愈是发挥得充分、极致。于是,便活出了样,活出了彩,活出了高度。

谈到创作,作者有着十分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无论是对自己写作收获和体会的阐发,还是专题会议上的主旨发言,抑或对写作方法经验的总结提炼,都紧紧围绕着如何对待创作而展开叙述和论证。《创作是一个孤独者》《心灵的长跑》《心灵才是人类伟大而壮丽的作品》《用生活的花蜜酿制艺术之蜜》《用平常心态叙述平民生活》等,教创作方法,传创作经验,立创作态度,道创作甘苦,瞻创作前

一盆文竹的枯荣

白杨

半生职场光阴,倏忽将至尾声。站在将退未退的人生渡口,心头萦绕的不是卸任的怅惘,也不是前路的彷徨,唯独牵挂着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文竹。于喧嚣伏案的朝夕里,它枝叶轻扬、清雅无尘,它不是寻常的绿植摆件,而是默默陪伴我的心头挚爱,是职场中最温柔、最安宁的一抹慰藉。

岁岁朝夕,日日相对,我与这盆文竹早已滋生出绵长的情愫。它纤枝如羽,细叶含翠,静立窗边,不张扬、不喧嚣,却以一身清宁抚平我伏案的疲惫。眼看离职之日渐近,我心中满是不舍与忐忑,总怕在仓促离岗、匆匆收拾的慌乱里,无暇悉心照料,让这相守多年的心爱秀草遭遇磕碰,便想着提前将它安置妥当。

身边的同事见我忙着搬移,纷纷温言劝阻。她们叮嘱,草木最惜熟土熟境,最怕骤然挪迁、环境更迭。早早搬回家中,光照、通风、湿度皆与办公室迥异,无人悉心调适,怕会日渐枯败。可彼时的我,满心都是自己的顾虑与盘算,固执认定自己的安排万无一失,全然听不进旁人的良言忠告。

终究是凭着一股执拗倔强的性子,我悄悄背着几位同事,将这盆文竹搬回了家中,安放在雅致的博古架旁。我以为妥帖安置、静心安放,便是最好的守护,却不知万物有灵、草木有性,不一定会顺着人的主观臆想顺遂而行。不过短短十日,意外悄然而至。往日苍翠欲滴、轻盈如羽的枝叶,一点点褪去鲜活绿意,缓缓泛黄、枯焦、萎靡,往日的灵动和生机消散殆尽。

望着日渐憔悴、满目萧瑟的文竹,我心底翻涌着无尽的懊悔与自责。此刻才悟到,同事的劝阻不是随口揣测,而是洞悉万物规律、深谙养护之道的善意提点。是我太过自以为是,罔顾经验与常理,亲手将它推向枯萎的边缘。凝视着满盘的枯枝黄叶,我心底所有的期待尽数落空,以为这相伴多年的草木,终将折损在我的固执与轻率中。

数日之后,几位同事登门小坐,瞥见博古架旁枯黄颓败的文竹。见我神色落寞、满心惋惜,她们连忙支招,告知白糖水可以滋养根系、盘活生机,不妨试试浇灌施救。我抱着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心态,循着她们传授的方法,为枯败的文竹浇灌了白糖水,不抱期许,只当是不负一场相伴的缘分。

世间最动人的惊喜,从来都藏在生命不屈的韧性之中。两次浇灌之后,奇迹悄然来临。看似生机断绝的枝叶间,竟悄悄拱出点点嫩绿。纤细的新芽,怯生生、鲜亮亮,顶着枯败的旧枝,在萧瑟的枯黄中熠熠生辉,格外动人。那一簇新生的绿意,微弱却坚定,温柔却磅礴,瞬间驱散我的烦闷与懊悔,心底涌起满心的欢喜与深深的动容。

我静静凝视着这盘枯而复生的文竹,枝叶随风轻颤,似在低语,似在启迪人心——最顽强的生命,从来都藏在最温润的皮囊之下。它历经环境骤变、枯萎绝境,默默蓄力、隐忍蛰伏,在绝境中扎根坚守,在微光中伺机重生。这便是生命最伟大的力量:从不喧嚣张扬,却始终向阳而生;看似柔弱无骨,实则韧劲千钧。绝境蓄力,枯处逢生,于浮沉跌宕中自愈自强,这是草木的生命智慧,亦是人生最珍贵的修行。

一株草木小事,一场枯荣起落,一番绝境重生,是生活赠予我最真切、最深刻的教诲。回望全程,之所以历经波折,不是草木无情,而是人心偏执。人这一生,最易陷入的误区,便是固守己见、盲目执拗,总笃定自己的判断周全无误,总轻视他人的经验与善意劝告。自以为是的,是人心最隐蔽的桎梏,最厚实的壁垒,一旦源于自我、闭塞视听,便极易走入偏执的歧途,徒增无谓的波折与遗憾。

所幸这盆文竹足够坚韧,于绝境中涅槃重生,点醒了我。人生在世,顺境时需谦逊自持,逆境时需坚韧不拔。既要学文竹之柔韧内敛,于浮沉中坚守本心、蓄力生长,于绝境中永不言弃、向阳重生;更要戒自身之偏执傲慢,常怀谦卑之心,善听良言、广纳规劝,不固执、不盲从、不独断。

岁月浅淡,草木有灵,世事无声育人。一盆文竹,藏着生命的大道;柔弱亦可扛风雨,绝境亦能迎新生。这方寸草木赠予我的启示与警醒,温润入心。终将伴我往后余生,不负每一场向阳而生的奔赴。

灯下漫笔

只看一眼题目,就会清楚,篇篇都是我们必须读的好教材。

谈到治学,书中有身体力行的回顾,有单篇著述的解析,有对不同名作不同流派的追溯,有对国内外名著的解读。特别珍贵的是,在《必须抵达》这篇日记体散文中,那种“自虐式”的阅读与积累,让我们看到,成功背后人们看不到的艰辛跋涉与对文学营养“拼命三郎”般的强力摄取,更有将文学艺术与世界哲学思想进行相互粘连与黏结的尝试。在《必须抵达》中,还为我们认识萨特,建构了一种新的思维,让我们看到“存在即合理”并非萨特哲学思想的全部,而给出了最接近真实原旨的解读:“同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阿伽门农之子的复仇故事,世界文学不知因此演绎了多少悲剧神话,然而,萨特却给这个故事弄来了一群挥之不去的苍蝇,让人不禁感到环境对精神的压迫,同时,也让人触摸到存在主义的一些本质。那就是必须行动,必须改变,客观存在强迫着你必须为获得自由而抗争。”“过去我们常听人解释萨特的存在主义核心意旨是:存在的即是合理的。我认为这是对

存在主义的断章取义,最起码可以说缺乏完整统一性。从萨特的文论和他的诸多文学作品看,萨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‘行动主义者’,而行动本身便蕴含着对存在不合理性的叛逆与颠覆。”从这“一斑”可见作者独立思考、不跟风盲从的治学“全豹”。

谈到游历,我们看到的,不仅是一个文化使者的游历,更是一个怀揣文学梦想者的心理历练和创作自觉。从国内到国外,从西半球回归东半球,感触最深的依然是旷远而博大的艺术,穿越时空的文化,时刻涌上心头的创作冲动与激情。在异国他乡看到的,是不同民族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和独特贡献,在呼伦贝尔感受艺术“不可抵达的边界”,在山城重庆感动和惊叹于“灵魂这个任何物质都无法使它屈服与泯灭的无形物的顽强与博大”,在《我的“柴达木”山地》铭记着故乡的民俗与文化,在《我的西安》回望千年故都深不见底的历史与人文,在渣滓洞思考着“信仰的坚韧伟大”和当前党史学习教育的紧迫,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文学艺术永不满足的追求和对社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

事业深沉的热爱。

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有志于学习写作者和专门研究者研读的好书。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,从创作的最基本要素说起,把对创作的原则、写作的态度、思想上的准备,甚至连素材如何积累、如何谋篇布局、怎样理解人生人性,都以“过来人”的角度一一阐释,让人感到作者就在你的对面,只差手把手地给你演示了。同时,又把作者不为人知的生活日常、文化活动、文人之间的交往,一并展现,让人倍感亲切,也给有志于研究作者的人提供了完整、真实的“第一手”资料。

《活在秦岭南北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学的追梦人、艺术的守望者,在日常生活中的,是怎样孜孜以求、锲而不舍地完善着一篇篇著述、打磨着一部部精品,用心灵之蜜浸润的创作灵感付诸笔端,化为读者和社会的精神营养。

事业深沉的热爱。

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有志于学习写作者和专门研究者研读的好书。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,从创作的最基本要素说起,把对创作的原则、写作的态度、思想上的准备,甚至连素材如何积累、如何谋篇布局、怎样理解人生人性,都以“过来人”的角度一一阐释,让人感到作者就在你的对面,只差手把手地给你演示了。同时,又把作者不为人知的生活日常、文化活动、文人之间的交往,一并展现,让人倍感亲切,也给有志于研究作者的人提供了完整、真实的“第一手”资料。

《活在秦岭南北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学的追梦人、艺术的守望者,在日常生活中的,是怎样孜孜以求、锲而不舍地完善着一篇篇著述、打磨着一部部精品,用心灵之蜜浸润的创作灵感付诸笔端,化为读者和社会的精神营养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38期)

黄金大肠的烟香

赵磊磊

外婆是位出色的掌勺人,做得一手好餐食。

外公赶集带回一副猪肠,挂在堂屋隔墙的钉钩上。屋后邻居家过事,他急匆匆前去搭手料理。外婆割猪草从地里回来,瞥见墙上的猪肠,口中轻声念叨:“弄这些东西回来,真嫌人不够忙。”她从柜底下搬出大盆,拿葫芦瓢从水缸里舀出大半盆清水,把猪肠从钉钩上取下放进盆中浸泡;又掀开柜盖舀出两碗糯米浆进洋瓷盆,仔细淘洗干净,随后也匆匆赶去邻居家帮忙。

年幼的我满的好奇,伸手碰了碰盆里的大肠,滑腻的触感带着浓浓的腥味,便觉得没了趣味,遂跟在外婆身后跑开跑去。她在厨间帮厨,一会儿躬身在案板边,菜刀起落,得心应手;一会儿弯腰把荤素菜肴倒进大盆,撒上各式调料拌匀,再分装到菜盘里,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待一切忙完后,回到家中,外婆抓了两把面粉撒在猪肠上,反复揉搓沥干,又从瓮边的存瓮里翻出一根细钢筋棍,顶端带着小小的弯钩——她管它叫“顶针”,当作翻肠的工具。她缓缓将铁钩从肠口探入,从另一头穿出,借着钩子巧妙地把大肠翻面,再撒上面粉搓洗冲净。

“顶针”要慢慢地穿,千万别把肠子戳破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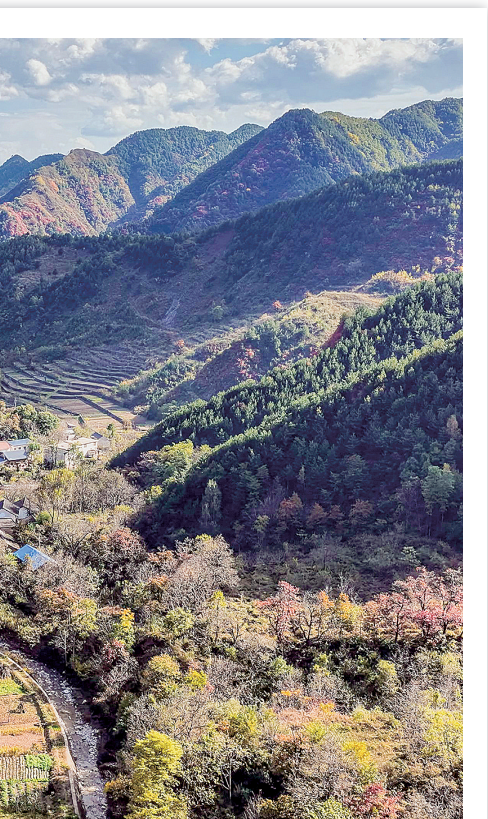
“肠子啊,得洗干净,不然味儿大。”

外婆把洗净的大肠剪成五寸长短,又寻来针线,将一头扎紧,往肠内灌满泡好的糯米,再将另一头封上,一根根码进

事业深沉的热爱。

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有志于学习写作者和专门研究者研读的好书。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,从创作的最基本要素说起,把对创作的原则、写作的态度、思想上的准备,甚至连素材如何积累、如何谋篇布局、怎样理解人生人性,都以“过来人”的角度一一阐释,让人感到作者就在你的对面,只差手把手地给你演示了。同时,又把作者不为人知的生活日常、文化活动、文人之间的交往,一并展现,让人倍感亲切,也给有志于研究作者的人提供了完整、真实的“第一手”资料。

《活在秦岭南北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学的追梦人、艺术的守望者,在日常生活中的,是怎样孜孜以求、锲而不舍地完善着一篇篇著述、打磨着一部部精品,用心灵之蜜浸润的创作灵感付诸笔端,化为读者和社会的精神营养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38期)

黄金大肠的烟香

赵磊磊

外婆是位出色的掌勺人,做得一手好餐食。

外公赶集带回一副猪肠,挂在堂屋隔墙的钉钩上。屋后邻居家过事,他急匆匆前去搭手料理。外婆割猪草从地里回来,瞥见墙上的猪肠,口中轻声念叨:“弄这些东西回来,真嫌人不够忙。”她从柜底下搬出大盆,拿葫芦瓢从水缸里舀出大半盆清水,把猪肠从钉钩上取下放进盆中浸泡;又掀开柜盖舀出两碗糯米浆进洋瓷盆,仔细淘洗干净,随后也匆匆赶去邻居家帮忙。

年幼的我满的好奇,伸手碰了碰盆里的大肠,滑腻的触感带着浓浓的腥味,便觉得没了趣味,遂跟在外婆身后跑开跑去。她在厨间帮厨,一会儿躬身在案板边,菜刀起落,得心应手;一会儿弯腰把荤素菜肴倒进大盆,撒上各式调料拌匀,再分装到菜盘里,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待一切忙完后,回到家中,外婆抓了两把面粉撒在猪肠上,反复揉搓沥干,又从瓮边的存瓮里翻出一根细钢筋棍,顶端带着小小的弯钩——她管它叫“顶针”,当作翻肠的工具。她缓缓将铁钩从肠口探入,从另一头穿出,借着钩子巧妙地把大肠翻面,再撒上面粉搓洗冲净。

“顶针”要慢慢地穿,千万别把肠子戳破了。”

“肠子啊,得洗干净,不然味儿大。”

外婆把洗净的大肠剪成五寸长短,又寻来针线,将一头扎紧,往肠内灌满泡好的糯米,再将另一头封上,一根根码进

事业深沉的热爱。

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有志于学习写作者和专门研究者研读的好书。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,从创作的最基本要素说起,把对创作的原则、写作的态度、思想上的准备,甚至连素材如何积累、如何谋篇布局、怎样理解人生人性,都以“过来人”的角度一一阐释,让人感到作者就在你的对面,只差手把手地给你演示了。同时,又把作者不为人知的生活日常、文化活动、文人之间的交往,一并展现,让人倍感亲切,也给有志于研究作者的人提供了完整、真实的“第一手”资料。

《活在秦岭南北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学的追梦人、艺术的守望者,在日常生活中的,是怎样孜孜以求、锲而不舍地完善着一篇篇著述、打磨着一部部精品,用心灵之蜜浸润的创作灵感付诸笔端,化为读者和社会的精神营养。

事业深沉的热爱。

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有志于学习写作者和专门研究者研读的好书。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,从创作的最基本要素说起,把对创作的原则、写作的态度、思想上的准备,甚至连素材如何积累、如何谋篇布局、怎样理解人生人性,都以“过来人”的角度一一阐释,让人感到作者就在你的对面,只差手把手地给你演示了。同时,又把作者不为人知的生活日常、文化活动、文人之间的交往,一并展现,让人倍感亲切,也给有志于研究作者的人提供了完整、真实的“第一手”资料。

《活在秦岭南北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学的追梦人、艺术的守望者,在日常生活中的,是怎样孜孜以求、锲而不舍地完善着一篇篇著述、打磨着一部部精品,用心灵之蜜浸润的创作灵感付诸笔端,化为读者和社会的精神营养。

商洛山

(总第2938期)

黄金大肠的烟香

赵磊磊

外婆是位出色的掌勺人,做得一手好餐食。

外公赶集带回一副猪肠,挂在堂屋隔墙的钉钩上。屋后邻居家过事,他急匆匆前去搭手料理。外婆割猪草从地里回来,瞥见墙上的猪肠,口中轻声念叨:“弄这些东西回来,真嫌人不够忙。”她从柜底下搬出大盆,拿葫芦瓢从水缸里舀出大半盆清水,把猪肠从钉钩上取下放进盆中浸泡;又掀开柜盖舀出两碗糯米浆进洋瓷盆,仔细淘洗干净,随后也匆匆赶去邻居家帮忙。

年幼的我满的好奇,伸手碰了碰盆里的大肠,滑腻的触感带着浓浓的腥味,便觉得没了趣味,遂跟在外婆身后跑开跑去。她在厨间帮厨,一会儿躬身在案板边,菜刀起落,得心应手;一会儿弯腰把荤素菜肴倒进大盆,撒上各式调料拌匀,再分装到菜盘里,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。

待一切忙完后,回到家中,外婆抓了两把面粉撒在猪肠上,反复揉搓沥干,又从瓮边的存瓮里翻出一根细钢筋棍,顶端带着小小的弯钩——她管它叫“顶针”,当作翻肠的工具。她缓缓将铁钩从肠口探入,从另一头穿出,借着钩子巧妙地把大肠翻面,再撒上面粉搓洗冲净。

“顶针”要慢慢地穿,千万别把肠子戳破了。”

“肠子啊,得洗干净,不然味儿大。”

外婆把洗净的大肠剪成五寸长短,又寻来针线,将一头扎紧,往肠内灌满泡好的糯米,再将另一头封上,一根根码进

京夫老师二三事

冉学东

1980年,京夫一篇《手杖》问世,斩获“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。自此,这位潜心揣摩乡土的陕西作家,走入众人的视野。

他的文字不尚雕琢,没有炫技般的铺陈,只是沉下心,娓娓叙写乡野烟火,寻常苍生的悲欢起落。文字敦厚,读来心底安稳。其后《娘》落笔依旧深情,故土人间,冷暖交织,余味悠长。待到长篇《八里情仇》付梓流传,更是深得读者喜爱。书卷之中,陕南村落的时序更迭,邻里间的人情纠葛,浮沉辗转的俗世命运,尽数铺展。那份不加修饰的乡土本貌,置于彼时文坛,自有一份沉甸甸的分量。

那是陕西文学气象蓬勃的年月。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高建群等一众乡土作家,扎根于脚下厚重的黄土地,伏案耕笔,遂有“文学陕军东征”一段文坛往事。众人以故土为根,笔墨浸透着泥土温润的气息,文字缓缓流淌,浸润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京夫本名郭景富,世人久唤笔名,他原本的名姓,反倒渐渐少有人提起。相熟之人,都亲切称他一声京老。

京老素来寡言,大时候静坐一旁,静听旁人闲谈杂叙。行事干脆利落,心性冲淡从容。文坛的浮华名头,应酬场上的虚誉浮名,于他皆是过眼云烟。偶尔开口闲谈,寥寥数语,清淡悠远,暗含机趣。人是沉静的,文亦如是。他笔下的人物,自田埂街巷之间走来,一草一俗,细碎日常,鲜活真切,读其文章,恍若漫步旧时乡路,烟火触手可及。

我自幼嗜读,对于躬身深耕乡土写作的前辈,心底常怀敬重。

2000年盛夏,画家赵博善邀约京老到画室小坐。我与张文忠一同登门拜谒。画室幽寂,清茶袅袅,几人闲话漫谈。京老全无文坛名家的倨傲,谈及唐诗意蕴,书画旨趣,所言皆是岁月沉淀之后真切的体悟,平实质朴,却耐人咀嚼。那一席闲谈,时隔多年,回想起来,依旧历历分明。

趁着闲谈意兴正好,我冒昧恳请他,为我经营的书店题写匾额。他欣然应允,当即铺纸研墨,挥毫落纸,写下“关山美文书店”。木匾悬于店门,为朴素的山镇平添一缕文雅气韵。岁月流转,往来过客途经此处,常常驻足凝望,成了街市一隅安静的风景。

经营书店的那些年月,朝夕与书卷相伴,往来多是教书先生、热爱文字的同道。久处其间,眼界日渐开阔,心底对于故土旧事的眷恋愈发深重。闲暇之时,我奔走乡野,寻访年长乡邻,搜集关山一带湮没的旧事轶闻,一字一句,亲手誊录。两度寒暑,零落的见闻渐渐汇集成一叠厚厚的文稿。

我携稿登门,恳请京老拨冗审阅,顺便求一篇序言。彼时他身体已然亏虚,神色倦怠。我不忍扰他静养,再三劝慰,书稿之事不必挂怀,安心休养为重。

未隔数日,一通电话如约而至,他告知我,序言与寄语已然写就。

我登门取回文稿。一纸笔墨,是他抱病伏案写成,凝视字迹,内心满是动容。他赠予《关山史话》的寄语,字句质朴,情意恳切:述写历史,描述关山,臧否人物,继承传统,放眼未来,勇往直前。寥寥数语,藏着一位文人对乡土文脉深沉的期许。

长篇小说《鹿鸣》刊行后,我再次登门,请他亲笔签名。谈及新书面世,他神色安然,眼底漾开一丝浅浅宽慰。说起坊间盗版猖獗,原作文字遭人篡改,他默然良久,轻轻一声长叹。这份属于写作者的怅惘,不足为外人道,同道之人,方能心领神会。

彼时我心中盘算,待他身体好转,邀他赴阎良一游,览当地风物,聊表我心中感念。奈何他体质孱弱,这场相约,一拖再拖,终是未成。一年之后,噩耗骤然传来,京老溘然辞世。一桩憾事,长久萦绕心头。

后来拜读友人追忆的文字,方才知晓,他卧病于榻,饱受病痛煎熬,尚且勉力支撑,替文友润稿作序,扶持后继学人。回望往日相交点滴,先生待我仁厚恳切,我却无以为报。思之,不免心生愧意。

记下这几桩琐碎往事,聊寄思念。

